# 憶體育・念南開

● 雷穎

（彩色圖照刊第二頁）

## 「有中國就有南開」

中華民國早年的教育家中，受人尊敬，名望崇高者很多，而終生不離工作崗位，並且由中學、大學，而女中、小學，並在天津、重慶兩地興學，創辦全程教育的人，則只有南開學校的張伯苓先生。當年的國家領導人蔣中正先生在國難方殷的不安局勢中，仍發「有中國就有南開」的壯語，可見其受重視、受推崇之深。筆者有幸，曾在南開中學求學，並在天津、重慶兩地的南開中學就讀，曾是抗戰之前與抗戰期中南開中學兩座校園中的活躍分子，對兩地校園中許多活動都曾參加。所以，所記得的人物、逸事、趣聞很多。至今在腦海中印象仍十分鮮明，時常使我能享受到最大的「回憶之樂」。我曾說：「回憶是老年人最大的樂趣，而且是最方便、最省錢的享受」。所以，很值得寫下來與老友們分享，並希望也能博得廣大讀者的會心一笑，也算是一件佳話。

我在幾年前，曾在一個南開校友的刊物「四四萍蹤」上，寫過一篇「憶合唱，念南開」。這回要再「念」南開，內容則不同，記載的方式，也會瑣碎得多，更會輕鬆得多。因此，「懷念」的嚴肅性少，「念叨」的囉嗦性多。既然是要「念叨、念叨」，當然只能念叨「我所記得的南開」。

我自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進入天津南開中學，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隨校到四川，進入重慶南開中學，民國二十八年自重慶南開中學畢業。又繼續在重慶沙坪壩後山，小楊公橋地區，距南開半小時腳程的兵工學校大學部就讀四年。所以，眼見、耳聞「所記得的」人與事確是不少。就以當年的體育盛況和人物說起吧。

## 張伯苓校長重視體育

南開的張伯苓校長對體育教育至為重視，所以他曾是全國運動會從不作第二人想的「總裁判」人選。從第一屆全國運動會起，直到對日本抗戰開始之前一年在上海舉行的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及八年之後抗戰勝利，再在上海舉行的第七屆全國運動會，他都是大會的總裁判。他並曾是遠東運動會的發起人之一，再多次任遠東運動會的總裁判長。

南開中學舉辦許多課外體育活動，更鼓勵學生自組各種體育團隊，自辦各種比賽，學校給予各種支援、協助。學生可以借用各種體育設備與球具，學校備有大張的佈告紙，歡迎學生自行索取、填寫、張貼，公告各種球賽的內容、時間、場地。稍具規模的球賽，學校都會指派體育老師下場任裁判。天津南開中學有籃排球場二十多座，足球場三座（兼棒球場），田徑場一座，冬天並搭建滑冰場一座。不同季節的足、籃、排球「班級賽」是每班必須參加的活動，班級賽分三個競賽組，初一各班（六至十班，每年不同）為一個競賽組，初二、初三各班為一個競賽組，高中各班為一個競賽組。這項比賽的球技水準並不高，有的班級中或有少數好手，但也難成勁旅，但是同學們的「參與感」特別強，這是風氣使然，學校教育的成就，所有的學生都熱心「打球」或「看球」，每天下午下課後到五、六點鐘天黑之前，所有的球場都擠滿了球員和觀眾，球技雖不一定高，但觀眾卻十分熱心，歡呼笑鬧之聲不絕於耳。一屆班級球賽就延續許多天，學校當局為安排賽程，分配場地，指派裁判（除了老師之外，還需動員眾多高年級學生），準備球具，都得煞費苦心。學校對體育風氣的培養非常重視，師生們也都深深瞭解體育活動除了能健身外，更能促進團結，訓練守法精神，所以體育活動的教育效果至為成功。南開的學生都活潑，有朝氣，身體健康，都是得之於體育之功。

## 「南開五虎」體壇英雄

先由籃球說起吧！南開的名籃球隊「南開五虎」在一九三〇年曾橫掃全國籃壇，並曾代表中華民國參加遠東運動會，為國增光。五虎將是南開體壇和全國體壇的英雄。他們是李國琛、唐寶坤、王錫良、魏蓬雲和劉健常等五位。在我進入南開之前，他們已經畢業離校，但是並沒有離開球場，一九三三年我在北平曾見過當年的「老母雞」隊，即是南開五虎的化身，陣中有唐寶坤、王錫良、魏蓬雲和一位後衛好手招壽昌（不在五虎之列），經常在西長安街中南海公園隔壁的藝文中學賽球，因為地點適中，交通方便，球場場地和設備都好，所以許多名隊都在藝文球場賽球。我進南開之前，曾在藝文念過一年初中一年

級，所以常看到好球賽。當年的籃球規則和打法與現在不同，每次得分後，再在中線「跳球」，全程的動作緩慢得多，所以很少有「假動作」，投籃多用雙手投球，除了帶球上籃用單手舉球外，一般的投籃姿勢都沒有現在最常見的「單手跳投」動作。這些所謂「北派」打法雖曾雄視全國，河北省隊或天津市隊曾是常勝軍。但是沒有幾年就被美國式的打法淘汰了，民國二十三年第六屆全國運動會中菲律賓華僑籃球隊第一次參加全運就帶來了美國式快動作球技及單手投籃的精準動作，是籃球技術的一次大震撼，而改變了籃球的基本戰術和戰技。

當年五虎陣中雙手投籃的神射手是唐寶坤，活躍籃壇許多年，抗戰期中我在重慶讀書，還曾見過他的精彩球技。王錫良是好後衛之材，把關嚴格，供球穩健。李國琛身材高大，動作靈活，任中鋒，是全隊的總指揮，他在南開畢業後，赴德國留學，習機械工程。抗戰勝利後，任兵工署駐滬（上海）修理廠廠長，後並將該廠遷到台北，擴建工廠，添置設備，擴充為製造輕重兵器及砲彈的第六十一兵工廠，到民國三十九年年底，因病辭職。十四年後，我於民國五十三年奉令接任第六十一兵工廠廠長職務，才發現六十一廠的第一任廠長是我的南開老學長李國琛，使我感到十分榮幸和親切。

## 南開、清華校際賽

我在天津南開的時段中，南開的籃球風氣仍盛，但已遠不如當年「五虎」的盛況。民國二十五年的體壇盛事是「南開清華校際賽」，純是一項聯誼與切磋球技的比賽，每隔一年，輪流在平津兩地舉行，大批學生往友校看球，並作一般性參觀。清華大學的校長梅貽琦是南開校友，所以兩校學生更親如兄弟。民國二十五年的校際賽在南開舉行，全校轟動，在球賽開始之前並舉辦同樂會（那時候不叫「晚會」），南開大、中、女、小，四部出動，拿出最精彩的遊藝表演節目，以娛嘉賓。記得清華的代表曾在南開新建成的瑞庭禮堂台上講了一段話：「南開、清華，親如兄弟，我們是來聯誼，來討教的，所以，要請南開的籃球隊『手下留情』，足球隊『腳下留情』，海怪先生『口下留情』（校友名人，外號「海怪」的嚴仁穎，曾在民國二十三年第十八屆華北運動會中主持南開啦啦隊的排字與歡呼節目，十分受到推崇）。」這一段話獲得滿堂喝彩，更拉近了兩校學生的感情。籃球賽的結果如何？早已忘掉，只記得南開隊中好手有大學的盧開周及婁光后和中學的邵士榮、陶光業和陳連昌，其他的人都記不得了。足球賽的情形更記不清楚，待後篇再挖掘歷史來補充吧。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中日正式開戰，政府在「以空間換取時間

「的戰略指導下，將政、經、文、教，各項重心都逐步向西南地區大後方遷移。各大中學校中，絕大多數的學子都是背井離鄉的「流亡學生」，全靠政府扶養照顧，學校以簡陋的房舍，供給食住及極少數「貸金」支持生活，住的是竹筋土壁的房屋，吃的是粗食「平價米」，學校無力舉辦體育活動，學生也無心參加體育活動，偶爾有些應景的球賽，規模也很小。在重慶沙坪壩上，大中學校林立，是大後方最大的文化區之一，在中央大學、重慶大學、中央工業專校及南開中學中，只有南開還能維持相當活躍的體育活動。重慶大學在沙坪壩上也因歷史悠久，設備齊全，並設有體育專修科，故而各項體育活動均仍穩定，仍有學生組成的球隊，但也很少出賽，更不能奢言舉辦大型的比賽活動了。南開中學的生活管理比較嚴格，體育設施與球類設備亦很齊全，學校一本傳統的教學方針，對各項體育活動繼續舉辦，校園中有籃排球場八座，國際水準的田徑場與足球場一座，所以，辦起各項球賽，都能有模有樣，學生亦能維持傳統重視體育活動的校風，熱心參與球類活動，更何況學校管理嚴格，學生不可私出校門，這一點因時代與環境均不同，故與天津時代的學生生活管理不完全一樣，所以，學生全部住校，平時不得外出，則在校園內舉辦課外體育活動就更加容易推動，學生們亦更熱心球類比賽的參加與助興了。

## 七二八體育會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天津南開大中學被日本人炸燬部分校舍，重慶南開師生憤慨萬分。我與幾位愛好體育的同學組織了一個綜合性的體育會，名為「七二八體育會」，組成男女各種球隊，在校園中十分活躍，實力也不錯，亦贏得學校的支持，常參加多次對校外的友誼比賽，致使許多人都知道，南開中學為紀念七月二十八日被日本人炸燬，而成立「七二八體育會」以誌不忘。學校那些年並未組成球類的「校隊」，代表學校對外比賽，亦曾以七二八為名在校外打球。抗戰八年，南開的體育活動與體育精神雖能維持，只可惜，各項球類的球技水準則乏善可陳，我自己雖對排球、壘球、足球，都十分愛好，但論及球技，則也不甚了了。到是壘球隊中投手球技，出過一位高手，他是後來在大陸上赫赫有名的國家科技院的「院士」何慶芝，我的同班好友，是個「奇才」，外號叫「何大」，在高二、高三班上，每門功課都是第一名，國、英、算、理、化、史、地，每一門都是狀元，在七二八壘球隊任投手，他是個「左撇子」，有自己創出的一套投法，我是捕手，與他配合極良好，也能時時感受到他擲球出手之精準，球速之有力，接他的球，十分舒服、過癮。他的壘球投手之球

技，在南開，在沙坪壩上，所向無敵，是他的一套「絕活」，也無人學得會。何大自南開畢業後，考進交通大學，自重慶九龍坡而上海，在科技研究方面一路直上，被選為「院士」，確是一位奇才，但不幸在幾年前因車禍往生，是中華民族的一大損失。

## 九人制排球賽

一九三〇年代排球規則是九人制，每一球員各有固定位置，各司其職，故各有其專長與球技。頭排三人，除攔網、網上壓球外，更要為二排左右的主要攻擊手「托」球，或「作」球，以及為頭排隊友托球而上網「壓球」。當年在平津一帶，南開的「南敏」排球隊曾雄霸華北排壇，除了北平師範大學尚能抵擋，與之對陣外，曾所向無敵。南敏隊頭排有劉志聰，汪紹誠，張錫祜（後由他人接替已忘其名），二排中是盧開周，二排左是名攻球手馮德安，二排右的另一名攻擊手婁光后，三排中是張亦誠，左右為劉毓禧和方才正。這九員大將個個身手不凡，各司其職，都十分勝任。劉志聰是頭排的靈魂，壓球、作球均佳，身材高大，兩腿彈力極佳，跳得高，所以上網壓球非常厲害，南中一九三四班畢業後，進入北平輔仁大學，但仍不時回到南開為南敏上陣，汪紹誠外號「大盆兒」，身手靈活，與「小劉子」（劉志聰外號）配合極佳，時常來個雙上網快速壓球，非常漂亮，張錫祜是張伯苓校長的四公子，身材極高，活動亦靈活，是天生的頭排人才，後考進航空學校，投身空軍，在抗戰初期，不幸為國捐軀。盧開周與婁光后都是籃排兩項的球技高手，盧是指揮全隊坐鎮中央，接球、送球、作球、樣樣都行，有時也在場中央跳起殺球，亦常有佳作。婁光后在右邊，用右手殺球，勇猛有力，馮德安外號「阿馮」，體材不高，但彈性極佳，起跳時間掌握極恰當，是全隊得分之鑰，不但搥球有力，而且十分穩健，很少上網被攔（俗稱「關門」）或殺球出界，更能選擇落點，有時輕撥而得分，十分精彩。三排球員以接球，供球為主，張亦誠是當年南開運動會中田徑賽「十項全能」冠軍，更是多項球類的高手，任三排中、接球、救球都行，手指有力，手臂更強，反應亦快，劉毓禧亦如是，方才正短小精幹，靈活而冷靜，屢救險球而立功，人稱「小方」，亦是足球與棒球高手。「南敏」曾遠征上海，戰績不弱，我曾見過「小劉子」手中紀念冊上，有上海名排球手徐享與國手邱廣燮的贈言，邱曾提了四個字：「北國好手」，蠻夠味兒的。

抗戰期間，重慶南開七二八體育會的排球隊亦非弱者，在沙坪壩上，只有中央大學體育系可以對陣，後來到台北的體育界名人牛炳謚即是主將。七二八排球隊中，我是頭排中，左右是賈國良和汪積功，與我配合良好

，二排中是劉雯薈，短小精幹，能接、能救、供球穩健，二排左的攻擊手是易文鎔，三排中是我班好手劉元發，其他的人都已記不清楚了。我在高三時，一九三六級學長王剛回到母校擔任體育老師，第一次看我打了一場排球，曾說：「雷穎啊！你小子不錯啊！把小劉子那幾手都學會啦」，是對我的高度評價，十分榮幸。

## 足球名隊「南友」與「魚雷」

民國二十三年我進入南開之前，在北平曾踢過「小皮球」，但不曾正式踢過「足球」。天津地區和南開中學的足球風氣很盛，每年秋冬季都舉辦足球公開賽，全天津有數十隊參加，一連幾個月，每逢周末兩天，全天津各處足球場都有球賽，熱鬧非凡。競賽分甲乙兩組，甲組是名隊「北寧」、「西商」和英軍聯隊，幾隊都是職業級高手，場場精彩，觀眾極踴躍，北寧隊是北寧鐵路局所支持的中國高手球員，「西商」則是商界愛好足球人士組成，亦有中國人在隊中，英軍聯隊當然是英國駐軍各單位中選出來的名腳。乙組則有數十隊之多，各學校、各社會組織，各國駐軍，英軍各單位就有好幾隊，南開中學就有「南友」、「魚雷」和「南風」隊。其中「南友」和「魚雷」最有名。當年的足球陣式與戰術和現在不同，比現在佈局呆板得多，球員各有其固定位置，陣形變化很少，各就本位，不遑多移動，隊員十一人，由守門員向前佈陣，都用一、二、三、五陣形，一個守門員，兩名後衛，三個中衛，五個前鋒。南友隊中我還記得有中鋒是一九三七級汪敬照學長，來台灣後，曾任上將警備總司令、國家安全局長等要職。「中堅」（中間的中衛，全陣之中央）是一九三五級名將張亦誠，田徑「十項全能」冠軍，亦是排球、棒球名手，其餘的人都已記不清楚。我與魚雷隊最熟，每一個人都是好朋友，我剛剛開始學踢足球，好入迷，他們都高我三、四級，帶著我到處看球，到處玩。魚雷的「大門」是王大業，有球到門前時，常喜表演兩手（當時尚無「作秀」新詞），時有「佳」作。後衛汪紹誠與張亦諤，一柔一剛搭檔良好，「大盆兒」腳法細膩，從不漏球，張亦諤是張亦誠之弟，勇猛而常有失漏，靠「大盆兒」補救，配合嚴密。

中堅是黃鍾鳴後入上海音樂專校，成為一位名聲樂家，左右兩中鋒，一是段昌義，後入黃埔軍校十二期，來台後自將級軍階退役，另一位名黃開壽，廣東華僑，後返僑居地，前鋒五人，中鋒是方才正，短小精幹，動作靈活，亦為棒球、排球名手，左內鋒雷邦珺控球靈活，左右腳均能善用，右內鋒楊錫誠，高大勇猛，射球有力，左翼陶光業，天生「左撇子」，腳有力，又能控球，更是飛毛腿，跑得特快，亦是田徑，籃球名將，右翼

胡宗益，控球、盤球腳法精細，能搶能攻，亦是足壇名將。

## 一九三四杯與一九三八杯球賽

我於一九三四年暑期開學後，進入天津南開中學，一九三四班剛剛離校，留下了有名的「一九三四杯」，有名的不是這個「杯」，而是這一項球賽活動的方式和精神。

一九三四級共分五組，只有兩百不到的人數，但是不乏足球好手，在畢業離校前半年，捐贈了一座大銀杯給同學會，計劃每年舉辦一次聯誼性的足球賽，由畢業班組一隊，與高二以下同學組成一隊，作三戰兩勝制的球賽，因為各級都有好手參加，全體同學都熱心捧場、看球，完全是預祝畢業同學的聯誼球賽，君子之爭，充滿溫馨歡樂氣息，老師們亦十分熱心的來看球，全校熱鬧非凡。我在初三和高一時都曾入選「聯隊」，能入選，就是一項榮譽，踢得怎麼樣，全都忘了。

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戰爆發，七月二十八日南開被炸，一九三四杯則已不知去向。一九三七班剛畢業，一九三八班剛念完高二，同學們不得不各自分飛，有少數人跟著學校當局和許多老師到了重慶。重慶的南渝中學最高班次是一九三九班，剛念完高一，暑假後開學，已有高二一組，和高二二組，又因為天津南開來到重慶的男女學生有二十餘人，加上他校轉來的學生，湊成了一個男女合班的高二三組。一九三八班由天津來重慶的學生亦不少，加上他校轉來的學生也有四十多人，學校義不容辭，馬上開了一班高三級，好在從天津隨校到重慶的老師很多，而且都是有經驗的師資，可以立即開設高三級，短期之內，南渝中學改名重慶南開，馬上成了一座完整的中學。一九三八班是第一屆畢業班，人數雖不多，但能打球的好手不少，一九三四杯已無從延續，但是這項活動的精神和比賽方式卻讓全校師生念念不忘。於是一九三八班比照一九三四杯捐贈一座一九三八杯，除了將足球賽之戰兩勝制改為足籃排三種球賽三戰兩勝之外，原有的一切形式、精神，完全延續一九三四杯球賽。這兩座杯並不是什麼「特別」或「貴重」的「杯」，而這兩項比賽活動和競賽的氣氛與精神，都是南開的一件體育大事和優良傳統，一項校園中受到每一位師生重視和喜愛的活動。一九三八級人雖不多，卻有足籃排球好手多人，如梁仲恩、馬杏垣、俞靄亭、郭可詧、曲有讓等人實力甚強。這第一屆一九三八杯就由高三級奪去。本來就是聯誼和祝福的活動，是為慶祝高三學長畢業的活動，所以是君子之爭，氣氛融洽，球也打得不錯，場上、場邊，歡樂之情十分濃厚，真正令人欣賞到「南開精神」。第二年，輪到我班一九三九級畢業。却不

幸球技不如老弟們，球運也不佳，一九三八杯由「聯隊」保管一年。以後如何？則我已離校，「杯」還有沒有？比賽還有沒有？都不重要，南開的體育精神，體育活動一定會延續，會永保的。

## 棒球、壘球

抗日戰爭之前，棒球、壘球運動在國內並不普遍，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第六屆全國運動會在上海舉行，比賽項目中有「棒球」，但已不記得是「錦標賽」，還是「表演賽」。後者的可能性較大。當年在大陸上，玩棒球的人非常少，只有上海、廣州、北平、天津，各地商務發達，與外國人接觸機會較多而接受了這一項純美國式的運動，內陸各省市中只有湖南省因美國教會創設有名的教會學校「雅禮」中學而介紹了棒球運動，所以在六屆全運中有上海市（特別市）、廣東省、北平市（特別市）、河北省（天津）與湖南省五隊參加棒球賽。天津的棒球運動，因為有兩個很夠水準的球隊，經常出賽，加上南開中學師生的喜愛與支持而促成棒球水準的提升及普遍化。天津的兩個棒球隊，一是南開的「南友」隊，一是中外人士合組的「中西」隊，兩隊的球技水準差不多，都能算是夠國際水準的球隊。在南開中學的南樓和女中部的牆外棒球場（足球場）上，經常有這兩隊的球賽，十分精彩，觀眾很多。

我能「念叨」的南開棒球盛事，是以關氏兄弟與羅氏兄弟為主幹的南友隊，關福紹和關福訥兩兄弟是美國華僑，父母親愛國，把兩兄弟送回祖國念書，習中文。兩兄弟剛回國時才十來歲，依年齡進入南開中學初中二年級，兩人一句中國話都不懂，從「人、手、足、刀、尺」學起，所以前一兩年無法真正讀書，以「借讀」和「旁聽」方式隨班生活，學習語言，一年之間此二人已滿口天津味的國語，十分流利，英文滿分而其他課業全不及格，多年留級初中二，我於民國二十三年（一九三四）進南開初二時，關福紹已留級多年轉學到天津「新學中學」，但日常生活仍經常在南開校園中。關福訥則仍在南中初二三組上第五年初二。兄弟二人回國的目的並非求學，只是父母希望他們作「中國人」，這一點，應是十分成功，兄弟二人確實成了道地的中國人，因為身體強健，腦筋靈活，從小就玩棒球而且玩得十分靈光。關福紹成為天津的第一名棒球投手，弟弟福訥亦非弱者，是南友的游擊手，亦是第二名投手。南友隊和河北省隊在全國棒壇戰績至佳，實乃關氏兄弟之功。南友隊捕手是羅宗興，南中一九三五班學長，我進南開時正值他的球技高峰時期，那時尚無「鐵捕」之佳名，但是確能當之無愧，與關福紹配合得天衣無縫，是南友隊的一對靈魂人物。羅宗

興的弟弟宗明，與我同級（一九三九）年紀雖輕，但臂力至強，初中二年級時已任南友三壘手，十分稱職。大家都認定「阿明」將是南友的下一代之星，投手的最佳繼任人。南友隊除了關、羅兩對兄弟之外，一壘手是張亦誠，稱職當不在話下，二壘手王士杰，身手靈活，動作快，當然也極稱職，外野手有方才正，劉毓禧和劉瑞圖，小方靈巧快捷，二劉亦十分穩健，並都是一壘手的接替人。中西隊多是美國僑民，亦有少數國人，其中有一名強棒，是羅宗強，宗興與宗明的大哥，每屆全國運動會中河北省棒球代表隊中除了全部都是南友隊員外，每屆總有一個羅宗強。

我在一九三四年進入南開初二，接觸到棒球和壘球，就愛上了這個運動，我自己花錢到舊貨攤上買到了一副舊棒球手套，經常在校園中和幾個愛好棒壘球的同學在一起「砍棒球」。這「砍」字是由何而起，已不可考，但用起來卻十分傳神，我到高一時已練得頗有程度，曾與羅宗明一起練球，由體育課借得一副老式、大型、圓形的捕手手套，如果投球有力，捕手接得準，每球進入手套中心時，會「嘭！」的猛響一聲，阿明投球有力而準確，我已練得不錯，入手套的一聲響，響聲和手感覺上都十分過癮，每次我二人「砍」球時，常有許多同學在旁觀看欣賞，阿明拿我當「靶子」，而我能招架而有餘。也由此，在我長大之後，成為沙坪壩上一名很不錯的壘球捕手。

## 德智體三育併重

南開學校張伯苓校長的教育思想與主張，是：「德智體三育併進，不可偏廢，而我中國人所缺者是體育，應該特別加強。」所以，張校長辦學校特別重視體育，他並強調「體育為先」，因為體育中含有守法、團結、合作、勝不驕、敗不餒的「德育」和運動場上比賽項目技能的發揮，戰術的運用，都是「智育」。所以體育教育之成敗至為重要，應該受到全民的重視與促其實現的努力。

## 編輯報告

編者

△本誌四六二期第七十一頁上欄第十二、十三行：德籍總顧問法根豪森的英文名字應爲 Gen. Von Falken Housen。

第八十六頁中欄第十三行第六個英文字應爲：rivern。

第八十七頁上欄倒數第一行提到情報司長的名字應爲「時昭瀛」，誤爲「時韶英」，特此更正，敬請讀者鑒諒。

△本誌第四六三期第五十四頁中欄第五行應爲：「……由於大量『出』起，外匯存底居高不下」，第九行應爲：「的社會當指日可待，果『如』是，哪麼在……」

第五十五頁中欄小標題及第五十六頁上欄倒數第五行裡提到的「包公『詞』」，都應改爲「包公『祠』」，特此更正，並向作者及讀者致歉。

△本期因稿擠，「中外名人傳」及多篇精彩作品，留待下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